

索



時代的芳香

北京大學 文藝創作組 集體創作
話劇隊編導組

上

时代的芳香

北京大学 文艺创作组 集体创作
话剧队编导组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現代学生生活的四幕七場話剧。这里通过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同学們試制 101 香料，描写了科学研究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具有严重資產階級思想、脱离党的领导的教授为代表的，他們坚持脱离实际的老方法，用昂貴的、不能大量生产的銀粉試制香料，終归失敗；另一方面是以青年学生、助教为代表的，他們在党的领导和老教授的帮助下，发揚了敢想敢干和大胆創造的精神，刻苦钻研、不畏困难，創造出了用成本低的酒精試制香料的新方法，終於成功，并大量投入了生产。它証实了教学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同时給与資產階級学术观点以有力的批判。

剧本主題鮮明、情节紧凑。在这里还讓我們看到了在党培养下的一群生龙活虎、敢想敢干的青年学生形象。

时代的芳香

北京大学 文艺創作組 集体創作
話剧队編导組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2 10/16·插圖：1·字數：57,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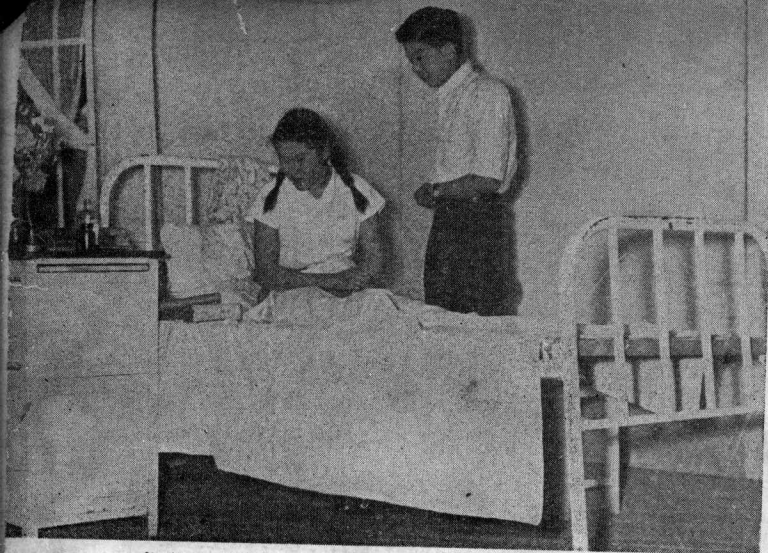
統一書号：10071·439 定价：(7) 0.26 元



化学系青年助教党支部書記周淳来到余教授家里，要求余教授对群众办科学給予指导和帮助。（第二幕第二場）

当学生試驗小組发生爆炸事件以后，余教授抓住把柄，向周淳表示要学生的試驗馬上停止。（第三幕）





化学系学生、101 香料厂厂长曹敏受伤住院，她的男友化学系班长郑杰去探望。（第四幕）

同学们用酒精试制 101 香料成功。十月一日的黎明，同学们正在准备参加“十一”游行。（尾声）



人 物 表

- 曹 敏 ——女，二十一岁，化学系学生，101香料厂厂长，团支书。
- 郑 杰 ——男，二十二岁，曹敏的男友，班长，团员。
- 石德刚 ——男，二十三岁，化学系学生，团员，外号石头。
- 黑 牛 ——男，二十一岁，化学系学生，团员。
- 熊 海 ——男，二十岁，化学系学生，团员，外号狗熊。
- 袁若兰 ——化学系学生，一个胖胖的上海姑娘，别人叫她袁胖。
- 余小琳 ——女，十八岁，化学系学生，团员，余教授之女。
- 周 淳 ——女，青年助教，党支部书记，同学们叫她大姐。
- 孙乃昌 ——男，二十一岁，化学系学生。
- 余教授 ——男，五十岁（名一心），化学系教授。
- 钟教授 ——男，五十岁（名子安），化学系教授。
- 胡长西 ——男，三十岁左右，讲师。
- 老 崔 ——男，五十岁，炊事员。
- 护士长 ——女，四十岁。

一九五八年夏天的北京大学。暑假开始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暑期。在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下，党提出了科学研究大跃进的号召，在科学领域内拔白旗、插红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大搞科研运动，同学们放弃了回家度假、游山玩景的念头，留了下来。戏就从这儿开始了……。

第一幕

党委号召后的第二天。这是一间男生宿舍，屋里很乱，除了原有的床、桌、椅、书架外，到处都乱放着大字报纸、墨汁、笔、木板和不知从哪弄来的铁器，墙上一幅大招贴画“十五年赶上英国佬”。

幕启，石德刚正在一心一意地从木板上拔下铁钉，嘴里数着数。熊海伏在桌上，写香料厂的招牌，这是个快快活活的家伙，一绺头发顽皮地搭在前额上，他不时眯起眼睛欣赏自己的字，一面唠唠叨叨地、不管别人听不听地自我赞赏着。一群同学手里拿着花束敲锣打鼓走过窗口，一个同学从窗口向内喊：“哎，狗熊，今天晚上咱们厂开成立大会，别忘了告诉你们厂长派代表参加啊！”

熊海 忘不了！（转向右）石德刚，咱们这个暑假够意思啊！你瞧，昨天党委刚刚作了动员报告，今天物理系半导体工厂就开工了。咱们的香料厂也成立起来了，你说怎么那么快啊！

石德刚 （不理他）七十二，七十三……。

熊海 现在咱们学校可真真是无奇不有啊！你知道吗？昨天，我去出纳室领仪器，走到三楼一看，喝，可了不得啦，出纳室门口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个队啊，从三楼排到二楼，又拐了个弯，排到一楼。石德刚啊！你说人怎么这么多啊！

石德剛 (抬了一下頭)這次是全校總動員了嘛!(又接下去數)七十九,八十……。

熊海 對了,我還碰見炊事員老崔,就是那個瘦瘦的留着兩撇小胡子、嗓門挺粗的小老头,他向咱們借比色管,說是要煉鋼。(笑)我就想不通,他們能煉出鋼來!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摸了摸胡子說:“小伙子,三天以後見吧!”

石德剛 八十三,八十四……

熊海 你說他們能行嗎!

石德剛 (順嘴答應)能行。八十五……

熊海 怎麼能行呢!

石德剛 (仍不注意)能行。八十六……

熊海 哎呀,石德剛,你倒聽我說呀!我聽說他們物理……

石德剛 (打斷他)得了,狗熊,數兒都忘了!

熊海 該八十七了。你倒聽我說呀!他們物理系半導體工廠……

石德剛 知道啦!這次黨委一動員,全校都跟翻了天似的,哪個系不搞得轟轟烈烈的!要都象你這麼羅嗦個沒完,說到麥子發黃也說不清。

[這時,黑牛上。他是個楞小伙子,手裡抱着一堆木料,一進門就氣呼呼地往地上一扔。

熊海 我說黑牛,你輕點行不行?

[黑牛瞪了他一眼。

熊海 黑牛,你看咱們這廠牌怎麼樣?

黑牛 湊合。

熊海 什麼湊合?(自己欣賞着)太漂亮了!哎,石頭,你說怎麼樣?

石德刚 (沒抬头) 不錯。

熊海 (得意地) 不錯吧，以后把这块牌子挂在咱們新厂房的門上，过路的人都讓咱們的香味給吸引住，再抬头看看这块亮晶晶的牌子，“101香料厂”，保险他站上三天三夜也不想走！

石德刚 嗯，还站到长出胡子呢！（众笑）

〔这时窗外传来鑼鼓声、汽车馬达声，接着听見同學們挑战应战的口号声：

“野战兵团下工厂，劳动鍛炼好地方……”

“誰英雄，誰好汉，劳动战綫比比看。”

熊海 (跑到窗口张望) 你們快来看哪，三大卡車呢！

〔石、黑跑来。

石德刚 这是哪个系的？

熊海 物理系的。

黑牛 上哪儿啊？

熊海 下工厂去了。你看，上面写着呢，和工人一起鬧技术革命去了。

〔几个人兴奋地向外招手，窗外有欢呼声、汽车喇叭声。

黑牛 (轉过身来，狠狠地叹了口气) 看人家，下厂的下厂，炼鋼的炼鋼，可咱們呢……

石德刚 (走上前) 黑牛，怎么你的气还没撒完呀！

黑牛 組織的決議我服从，讓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有多大力气，我就使多大力气；可我就是想不通，又不是大閨女，搞什么香水？

熊海 黑牛，我和你說过多少次了，香料不等于香水，可你总是香水香水的……

黑牛 (不等他說完) 反正沒那玩意儿我也活得了！

石德刚 黑牛……

熊海 (故作严肃地)黑牛，你今天没洗脸刷牙吧？

黑牛 (莫名其妙地)我……我哪天不洗脸刷牙？

熊海 你使胰子了没有？你使牙膏了没有？你使香料了吧？
(朝石一挤眼)

黑牛 (自己也笑了)这意义，我早清楚！可这心里就是不痛快。

石德刚 怎么，看着咱们没这玩意儿受帝国主义欺侮，你倒说痛快！

黑牛 哎，我说不痛快啊！（大家都笑）老实说要光为什么肥皂、牙膏，我才不搞这玩意儿呢，可我一听周大姐说，咱们国家不能制造，帝国主义又……

熊海 (用洋腔)你们要买香料吗？六百块钱一克！

黑牛 不买！

熊海 不买？你们自己能制造吗？

黑牛 (打了他一下)他们不卖，咱们自己干！

熊海 对，非把帝国主义给气扁了不行！

[孙乃昌上。他穿得十分整齐，裤腿熨得笔直，一进屋就习惯地拿出小梳子，照着镜子梳了梳头。

孙乃昌 (看地下乱七八糟的木板)喝，咱这儿成了仓库啦！

熊海 哎，小孙，你上哪儿去了？

孙乃昌 (得意地)我到物理系参观去了，人家可真了不起，要搞一些尖端；不过，咱们的香料，也是国内首创嘛！

石德刚 你就知道国内首创，快干活吧！

孙乃昌 干什么活呢？

黑牛 拔钉子，钉木箱，反正你找点活干吧！

孙乃昌 那我帮郑杰找文献去。(欲下)

熊海 小孙猴，厂长讓你干什么来的？

孙乃昌 作建厂的准备工作唄。

熊海 那就过来拔釘子！你知道咱們有多少药瓶沒地方放，要釘多少木箱啊！快过来。（孙无可奈何地走了过来）

孙乃昌 这次是誰来领导咱們工作啊！

黑牛 周大姐。

孙乃昌 周先生啊！

熊海 周先生怎么啦！

孙乃昌 支部書記嘛！不过是个刚毕业的助教，我看还是得請余先生。

熊海 少嘮叨，快干活！

〔传来袁若兰的声音：“小琳，你倒是跑慢点！哎呀，和跑百米似的。”余小琳提着小籃跑上，袁若兰气喘喘地追上。〕

余小琳 （一个活泼热情的小姑娘，梳两个小辮，班上数她最小）哎呀，你們全在这儿。（拿出籃中的小瓶）你們看，这全是我爸爸研究香料时候用的小瓶，漂亮吧！

熊海 漂亮极了！

余小琳 （高兴地）等咱們香料制造出来，就放在这里边。（委屈地）袁胖还說不漂亮呢！

熊海 她啊，一顆心，早飞到上海去了！（学上海話）阿拉 要回上海看爱人。

袁若兰 坏死了！（追打熊海，熊一跑，撞在刚进門的郑杰身上，郑拿的一大叠書全掉在地上）

郑杰 瞧！又耍狗熊了。

袁若兰 班长，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書啊！

郑杰 圖書館借来的，他們現在通宵开館。圖書館的同志們說，本国沒有的还能到外国去借呢。（众翻書）

黑 牛 班长，这些書怎么都是外文的？

郑 杰 是啊，只好自己翻譯唄。

孙乃昌 (拿起一本書) 香料合成原理 Baness，一个假期能看完这些外文書也差不多了。

黑 牛 班长，现在是动手干活的时候，哪有功夫看这些書啊！

郑 杰 前人的經驗全在这上面，先看完它动起手来才有把握哪！

石德刚 明天就得动手干起来啦！

郑 杰 是啊，做好业务上的准备，才能干啊！(稍停)喂，曹敏呢？

熊 海 (挤了挤眼)你說厂长啊！你都不知道，我們哪知道啊！
(朝黑、石作了个鬼脸)

郑 杰 我怎么非知道不可啊！

黑 牛 好朋友嘛！(石、熊、黑齐笑)

余小琳 她呀！到我家去了。

郑 杰 她去請余教授去了，那可好了。余先生一来，理論和技术問題就好办了。完成国家試制任务，沒問題了。

孙乃昌 余先生是高分子理論专家，他一来，咱們有机化学可以提前学完，还可以学到不少外文，那可真是一举数得。这个暑假过得不錯啊！(指着手中的書)一会儿余先生来了，先讓他給講一下讀哪章哪节。

黑 牛 那有什么好講的！等余先生一来咱們就动手干吧。

郑 杰 黑牛，你真是急性子，科学研究哪能着急呢！得按部就班来，待会儿余先生来了，先讓他介紹介紹这些書，再講講仪器裝置。

袁若兰 我看还是講講通风設備。我听說香料做不好，就发臭味，还有毒哪。(朝着小琳)那多危險啊！

石德刚 就知道香啊臭啊的，多想想怎么白手起家吧！

孙乃昌 你就知道干，咱們厂房还没有呢！

〔周淳上。〕

周 淳 同學們都在这啊！曹敏还没有从余先生那里回来？

郑 杰 沒有。大姐，你从哪来啊？

周 淳 (揮揮身上的灰塵)搬家去啦。

余小琳 搬家？

周 淳 还不知道？你們不是整天嚷嚷沒厂房嗎？总支委员会就搬到二楼那个小房間去了，把大房間讓給咱們作實驗室了。

众 真的？

周 淳 要是不够，过道还尽着讓咱們用呢！

〔众欢呼。〕

郑 杰 党對我們太关怀了。

周 淳 是啊，刚才党总支赵書記讓我告訴大家好好干，一定要把 101 制出来，用我們的产品，去給帝国主义看！（众情緒高涨）

余小琳 哎，我提議咱們制出来香料先送給毛主席一小瓶！

黑 牛 不，不，咱們哪，要送一大瓶！

熊 海 对，对，对！（比划着）到“十一”那天，我們游行队伍抬着一大瓶香料走过天安門，打开瓶盖儿，立刻就飞出一陣清香。毛主席一聞，怎么这么香啊。同志們，他一定会笑的。（众激动）至于那些帝国主义的商人，被咱們的香味熏得更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作暈状倒下，黑牛等忙接住）

黑 牛 我說，咱們的香料瓶可要作得一人多高。

石德剛 還要寫上我們學校和工廠的名字。

孫乃昌 (得意地) 那咱們不就達到國內首創了！

(曹敏上。她是香料廠廠長，又是团支部書記，她熱情，有工作能力，肯幹。

眾 曹敏！余先生呢？

曹 敏 余先生不能來了。

眾 為什麼？

曹 敏 余先生說他工作很忙，又有別的科研題目，實在抽不出功夫來，同時也為了發揮同學們的積極性，讓大家自己幹。

余小琳 (不高興地) 爸爸不能來了。

孫乃昌 搞科研總得有人指導，現在可好，連個指導的人都沒有了。

袁若蘭 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回家去呢！

鄭 杰 曹敏，你是不是再和余先生商量商量。搞科研總得有個踏實的基础，總得有個教授啊！

曹 敏 有教授當然好，可教授一時不能來。

黑 牛 不來就算了，咱們自己幹！白手起家嘛！

鄭 杰 時間不等人哪，再說，白手起家也得有個教授指導。

石德剛 咱們有那么多人，摸索着干嘛！

熊 海 對！三個臭皮匠，湊成個諸葛亮。(看着石、黑笑)

周 淳 是的，我們應該敢想敢幹，沒有教授沒有專家，我們也要想办法去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停頓) 我們應該積極爭取專家的幫助，可也不能有依賴思想。

黑 牛 對呀，咱們就幹起來吧！

孫乃昌 你就知道幹！有機化學咱們才學了幾天，你說怎麼

干呢？

周 淳 小孙，我們知道的的确很少，但是我們可以在工作中学啊！

孙乃昌 那专家……

周 淳 当然，我并不是說不要专家帮助，我来就是要告訴你們，可是你們沒容我說話。（众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志们！教研室决定，再派一位先生来。

众 （兴奋）誰啊？

周 淳 胡长西先生。

余小琳 胡先生啊，他和我爸爸一起研究了两年，爸爸說他很有前途，馬上就要升副教授了。

黑 牛 你說的是哪个胡先生？

余小琳 就是那个……

孙乃昌 就是那个大高个儿、戴眼鏡的，上期《化学学报》上还有他的一篇文章呢。

余小琳 对，爸爸說那篇文章可有水平哩。

孙乃昌 我听說他講課相当高級。

黑 牛 哦，你說的就是他啊！

〔敲門声，胡长西上，儼然一副学者的風度。〕

胡长西 同学们，讓我自己来介紹一下，我是余先生派来的，我叫胡长西。

——幕 落

在工作

告訴
同志

說他

上

的，

第二幕

第一場

四天后的一个早晨。

一条过道现在已经成了香料厂的輔助車間，墙上挂着“苦战两星期，制成101”的大幅标语，过道散放着木箱和采集来的玻璃器皿、文献等。可以在这儿作准备工作，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和看报。

右边的門通實驗室，左边的門通堆积物品的屋子，室中間的門通外面。

时候已经不早了，同学们都在等着胡长西。袁若兰在洗試管，黑牛在磨銀粉，孙乃昌在无聊地翻閱着报纸，曹敏在桌边翻着工作日记，沉思着。

郑杰 (拿着瓶子上，看見桌上的書)喝，又哪儿借来这么多書啊？

孙乃昌 (漫不经心地)从余教授那儿借来的。

黑牛 这些書啊，圖書館里一堆一堆的。

袁若兰 (对曹敏)已經第十七次了，这么搞下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了事！(叹了口气)

郑杰 (不以为然地)又唉声嘆气了。袁胖，你什么时候才能換換口气說話呢？馬克思不是說过嗎，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路可走的。瞧胡先生他們做了两年还沒做成呢，咱們才做了四天，怎么能一下子就做成呢？

黑牛 照你說，咱們也得做两年哪？

郑杰 那倒不一定，可这是一个很难的項目，外国文献上又沒有多少記載，你急也沒有用啊！

曹 敏 是啊，已經第十七次了。

郑 杰 曹敏，怎么你也这么說……

曹 敏 (拿起工作日記)你們看，这四天的試驗光是催化劑就花了国家一千多塊錢。

郑 杰 余先生的試驗要求这样嘛，这是他根据多年理論研究總結出来的，有什么办法呢。

孙乃昌 (冷冷地)国内首創就得多下点本錢嘛！

曹 敏 不，小孙，正因为是首創，所以要創得好。象咱們这样，用这么多銀粉，一次又一次地……

郑 杰 曹敏，困难是困难，可做試驗哪能怕失敗啊！在科学上从来失敗就是成功之母，不要說一次、十次，就是几十次、几百次，我們也要搞下去。

曹 敏 我不是怕失敗，也不是怕花錢，問題是我們要用含銀量99.999%这样高純度的銀粉，不但价錢昂貴，国内还无法大量供应，用它制成的香料，我們怎么能大量生产呢？

黑 牛 銀粉可就够这一次試驗的了，这次要再作不成，連原料都沒有了。

郑 杰 石德刚不是进城去买了嗎？

曹 敏 买回来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救救眼前急，怎么投入生产啊！

孙乃昌 你就知道生产，試驗還沒成功呢，就想生产！

曹 敏 不想生产想什么，咱們試驗不就是为了生产嗎？

黑 牛 我說曹敏，咱們不用銀粉做催化劑不成嗎？

孙乃昌 用銀粉都做不出来，不用銀粉不更沒門了。

曹 敏 不用銀粉……

[小琳兴奋地跑上。]